

卅六年的軍旅

畢生的驕傲(上)

· 吳慶昇口述，蔣彤雲整理記錄 ·



吳慶昇三十六年的軍旅生涯，為空軍勞心勞力，貢獻頗多，功獎無數，曾於民國七十四年當選國軍英雄。

三十六年軍旅生涯，一路走來我仰無愧於天、俯無愧於地、無愧空軍，我深以曾是空軍一份子備感驕傲。父親是大陸來臺的陸軍通信兵准尉，駐防臺中白沙屯，家，隨著部隊移防幾經遷徙，最後落腳臺北市臥龍街一個陸軍下內埔營區旁一處眷村外，是違建戶，整條巷子只有一間公廁，家就在公廁旁，環境髒亂惡臭，就讀小學時，父親因為健康問題提前退伍，好不容易在師大找到工友職。

父親的退伍金不多，母親不識字，無法外出工作，家中四名子女，我排行第二，四個孩子食指浩繁，生活拮据。就讀大安國小時，初中聯考競爭激烈，不僅按能力分班，還有惡補風氣，因為家境不好，無力在放學後到老師家補習，遭遇明顯不同。我在升學班，老師按同學成績好壞分成好幾等，成績最好的坐中間，其次依序往兩邊排桌次，成績最差的坐在教室的最兩邊。我的成績一向名列前茅，是可以坐最中間一排的，惟因未參加補習，總是坐在教室最邊上那一行，報名聯考也有很大的差別待遇，有參加補習的同學由老師幫忙集體報名，我們這些窮人家的孩子只能由家長陪同，自行個別報名，小小心靈很受打擊，深覺窮是悲哀的，記憶中，就讀國小時很自卑。

父親深知要改變命運唯有讀書，常陪著我們讀書到深夜，初中三年我依然名列前茅；高中聯招，考上公立復興中學，是當時臺北排名前四名的公立學校。哥成績優異，就讀師大附

中，老師鼓勵他好好加油，擠進國立大學應無問題；但是因為家境不好，我們兄弟兩人高中畢業都選擇進軍校，所以當年考軍校其實沒有特別偉大的抱負，全因為要減輕家中經濟負擔。哥讀的是中正理工學院，我讀的是空軍機校。民國六十年八月二十四日搭車前往軍校報到，抵達岡山時，當時以為岡山只有機校，又不敢開口問路人校址，用最笨的方法，四處搜尋有無穿軍服的人，還真被我看到一位穿軍服帶著大盤帽的人，於是跟著他走，運氣好，跟對了人，後來才知道岡山除了機校，還有空軍官校等多所軍事學校。

我們那一期有兩百二十四位同學



照片為民國六十三年三月十一日空軍機械學校專科學生班四十二期之畢業合照，畢業後，吳慶昇前往新竹二聯隊，展開忙碌而又充實的部隊生活。



吳慶昇（第二排左三）初中階段成績優異，體貼的他考量家中經濟窘迫，遂投考軍校，選擇空軍機械學校就讀。

，入校後，睡的是大禮堂大通鋪，兩個星期之後，到成功嶺接受三軍六校入伍訓。前後十二個星期的新生入伍訓很嚴格，是讓我們從一般學生轉變成軍人前的洗禮，同學在這十二週裡強化了軍人的基本概念。

民國六十三年三月畢業，獲教育部頒發的專科證書，當時機校航空工程科有八班，兩班機械工程科，一班土木工程科。機校是專才教育，讀的是補給畢業後就分發到補給單位，讀的是土木就去設施單位，我們八班航空工程科是通才教育，畢業後分發就很廣了，修護、補給、採購……，其中又以修護和補給單位最多。當時填

志願，雖有同學傳言新竹基地很辛苦，不過我是一心想下部隊將所學運用在實務中，不假思索便將第一志願填上二聯隊，我們那一期班同時分發二聯隊的同學連我總計十二人。

民國六十三年三月十二日，獨自一人來到新竹，這是我長這麼大第一次來到新竹，誰知從此落地生根，往後在新竹前後住了四十年，新竹反而成了我的故鄉。

我被分發至十七中隊（當年年底部隊番號改為四十一中隊），機務長張春生少校人高馬大，做人處事有條理守規矩，一板一眼，剛完成報到，還沒喘口氣，他就要我抄平衡計分卡和紀律售案卡、排MTD（Mobile Training Detachment，「噴射機巡迴訓練派遣小組」之英文縮寫），完成後再至機務室進行OJT（On Job Training，「實作訓練」之簡稱），

機務室派了一名上士教官向我解說實作，包括：掛傘、抽油、加油、換輪胎盤、加液壓油、加滑油等基本作業。他強調我必須深入了解戰機的維護和保養等所有程序，包括：飛機飛行前、中、後檢查、更換輪胎、剎車盤、裝阻力傘等等。

技勤人員工作辛苦，機務室的任務特殊，每天必須按照檢查卡仔細檢

查飛機，過程至少一個半小時，所以技勤人員風雨無阻，每日清晨六點半便集合完畢，點名、解散後大家持工具包各就各位，開始進行飛行前檢查。我們三個修護官負責現場督導，怎麼督導呢？走路。基地的跑道很長，我們一整天幾乎都在跑道停機線來回穿梭，除非辦公室裡有急事交辦，否則很少有機會回到辦公室。除了停機線的維護及檢查，飛機落地後還要為妥善機加油、掛阻力傘、飛行中檢查、加滑油……常態工作，讓妥善機再次完成戰備。早年飛機老舊常有故障機，故障機後續維修過程很繁瑣，得先將機身燃油抽乾、拖機進場，待場修人員將故障排除，再將飛機拖至機堡，再進行加油、掛阻力傘、飛行中檢查、加滑油……，恢復戰備。

通常，每天最後一批飛行落地後，飛行員會將當日飛機故障記錄在「七八一A表」上（飛機維護紀錄本）。機務室是戰機最重要的把關者，我們三個修護官每天馬不停蹄在停機線來回督導戰機老舊，故障多，進場維修，短時間出不來，飛機出不來會影響飛行架次和時數，為不影響飛行，我們幾乎都在晚上發工，飛機大坪常常停滿等待發工的故障機。為了維持第二天的妥善率，修護官與修護士常

通宵達旦熬夜，再晚都要修妥。一個通宵工作下來，幾乎累趴，稍事梳洗，又是一天工作的開始。軍人是沒有三班制的，一個月最多休假三天，當時年輕有衝勁不以為苦，爲了維持飛機的妥善率，再苦再累也甘之如飴。

警戒有五分鐘、十五分鐘，飛行員如在每日始曉（太陽在地平面下六度）完成戰備，機務室同仁就必須往前推兩個小時，夏天每日清晨兩點鐘、冬天三點鐘，警戒班長便喚醒大家起床漱洗。從寢室到跑道頭距離遠，開車得半個小時，同仁最遲半個小時之後就必須抵達警戒室，冬天基地空曠，氣候嚴寒，冷得人直打哆嗦；但是再冷都得幹活，有時檢查作業結束天尚未亮，T-100飛機進氣道大，有同仁在等待飛行員上機之前會躲到進氣道裡避寒。機務室是跟著飛行員一起作息，但是比飛行員早一個半小時抵達跑道頭。飛行員下警戒後，機工長還要進行飛行後檢查，又比飛行員晚一個半小時離開，辛苦之情並不亞於飛行員。

機務室當時有幾位老班長坐鎮，總班長王金山、情況班長李鳳翔、熊榮康、外勤總班長王福生都是盡忠職守的老班長，多虧有這些當年跟著部隊來臺的老班長坐鎮，加上張春生要

求甚嚴，機務室工作很上軌道。

軍旅生涯中，民國六十八年發生的「八二八」飛安事件，致機務室頓失十五名優秀的技勤夥伴，這讓機務室的弟兄們很感傷，雖經過四十年至今仍記憶深刻。

民國六十八年，空軍官校擴大慶祝成立五十週年校慶，規劃了系列慶祝活動，其中一項是在九月一日當天舉行的慶祝大會中，各型機以大編隊隊形通過岡山官校觀禮臺上空，空軍總部定名為「忠勇演習」。

事先，我與上尉機械官陸人棟受令擔任領隊，將率三個中隊二十六名機務人員分別搭乘兩架C-119，提前於二十七日先行進駐嘉義基地，以配合八月二十八日預演當天，新竹基地派出的十六架F-100A/E所需。這十六架F-100A/E按預定計畫將從嘉義基地起飛，以鑽石隊型準時通過岡山官校觀禮臺。

任務前，我連續多日工作到深夜，罹患重感冒，二十七日當天全身痠痛，全身像打擺子一樣不停顫抖，頸部腫大，頭痛欲裂，科長見狀強迫我赴空軍醫院住院治療，臨時改派四十二中隊機務長葉開城少校擔任領隊，率隊前往。

二十八日預演結束，預演部隊準

備返防，當天氣候極爲惡劣，天氣預報會有大雷雨，一架C-119搭載新竹基地第四十一與第四十二隊技勤人員，自嘉義機場起飛，因爲天候不良，戰管要求C-119從嘉義飛馬公轉新竹的Z航路飛行，以避開雷雨；但是這架機不知爲何未聽從戰管指示，改採Z航路直線飛行，飛行中因天候惡劣，不幸撞上大雪山山脈，失事墜毀。

飛機失事當下，我剛打完點滴出院返家，尚不知道此一重大飛安事件。同學吳乃明、劉永宜兩人誤以爲我搭上這班C-119，心情沉重的來家裡看望。聽到沉重緩慢的敲門聲，我勉強起床開門，門打開刹那，吳、劉兩人嚇了一跳，原本是要來安慰我的家人，不知道我因爲生病被科長逼著住院打點滴。吳、劉兩人不斷拍著我的背說：「沒事就好！沒事就好！我們都擔心你沒了。」

當時尚無法確定機務室搭上這班C-119班機的確定名單，我急於想知道住在隔壁機校同期同學陸人棟是否也在機上，三個人急忙到隔壁敲門，陸太太來應門，告知陸人棟沒有回來，三個人心知不好。我無視重感冒未癒，匆忙趕回基地，甫回到基地，便聽同事說之前陸人棟已自臺南基地電

話報平安，說預演順利結束後，大隊長飛往臺南基地出席檢討會，未料大隊長飛機落臺南時發生故障，他遂率四十八中隊八位機務室人員與器材，搭乘一架C-119自嘉義起飛落臺南，他們九人留下來維修大隊長飛機，預定飛機修妥之後返航新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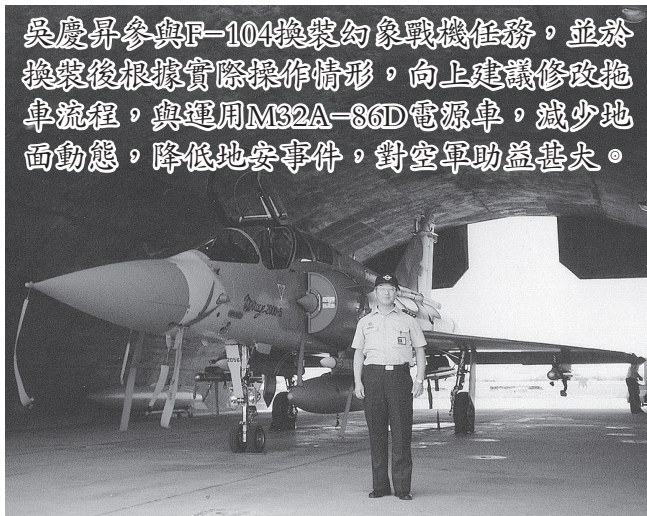
後因為天候惡劣，臺南基地飛管中隊未放行，所以他們九人搭乘的C-119並未起飛。嘉義基地起飛班機上都是四十一、四十二中隊機務室的弟兄，空軍、當地警方均派員於大雪山脈進行大規模搜尋未果，直至一個月後的十月十日，搜救人員方才尋獲這架C-119，機上人員全數殉職，殉職的十五位弟兄都很年輕，年齡最小的只有十九歲。軍中同袍情感是深厚的，機務室頓失這些好夥伴，很傷感，每年青年節春祭，我們都會前往碧潭空軍公墓為弟兄們撿香追思。

我在三十六年軍旅生涯中曾經經歷兩次換裝，一次是F-100換裝F-104，一次是F-104換裝幻象。民國七十二年七月一日，我任場修中隊飛修分隊長，率領四十三位修維護同仁至CCK（清泉崗基地）進行F-104換裝任務。我們是第一批進駐CCK的技勤人員，三年後完成換裝任務，聯隊長沙國楹將軍下令所有公洞四（

F-104型機之別稱）必須由飛行員飛回來，不得陸運。這對飛行員而言輕而易舉，但是對後勤人員來說責任重大，以當時聯隊F-104百分之七十的妥善率，公洞四許多零件補充不易，最少有十幾二十架公洞四因為故障無法起飛；惟聯隊長指令，後勤同仁唯有使命必達。我們擬定縝密的復飛計畫，即所有妥善機飛回新竹落地之後，立刻拆除留置CCK故障機所需零件，由後勤單位火速將零件送往CCK，復裝零件修妥故障機，完成試飛後再將飛機飛回新竹。

（未完待續）

吳慶昇參與F-104換裝幻象戰機任務，並於換裝後根據實際操作情形，向上建議修改拖車流程，與運用M32A-86D電源車，減少地面動態，降低地安事件，對空軍助益甚大。



雷虎八一四

天雲像有話要說
我抽著菸直直等著
從清晨等到晚夜響起
突然有隻飛鳥走過
懂了 慢慢地寫下懂了

天空的翻湧有多遠
到底是菸抽著我還是我抽菸
昏黃的指尖撿起白髮
突然有架機翼走過
子宮的印記再怎麼斑駁
血燙的靈魂依舊彷彿盛夏

天戀 有些話語恍若雲朵
空空的卻滿滿的偵察
突然手裡菸滴下了火蒂
苗爐慢慢畫出白馬的形狀
披著塵煙直上雲霄
欲為島嶼的底心
勾勒朦朧沙啞的痕跡

· 林寒 ·